

翻轉城市—荷蘭小鎮與芝加哥的對照記

陳靖佳

經過十四小時的飛行，終於抵達風城—芝加哥。

或許是初次踏上美國東岸土地的激動，或許是面帶微笑的機場人員與我展開閒聊，又或許是海關大叔的美式幽默緩解了入關的緊張情緒，帶著那份未因時差而減少的憧憬，都讓我向這個大城市靠近了一步。不同於台灣濕熱的天氣，離開機場時迎面而來的冰冷空氣，將微熱的肌膚添上一層涼意，對於怕熱的我，是再好不過的溫度。

經過一夜休息，縱使十三小時的時差讓我略感疲倦，但窗外露臉多時的太陽提醒著我，不該眷戀被窩裡的溫暖，門外陌生與新鮮的一切正對我招手。坐著姑丈駕駛的車子緩緩駛離旅館，一個轉彎就進入高速公路寬大的車道，在距離目的地還有一段空白的時間裡，

靠著車窗用眼睛快拍一地的風景是我在旅途中最喜歡做的事。

早在飛機降落之前，我腦海中便不斷浮現對於芝加哥的想像，那是一種既期待又怕受傷的矛盾心情：來自於我所凝視的她—芝加哥，無論是單調或有趣的畫面，它們都是構成她的一部份，人，總是喜歡看美的事物，但一地的樣貌並非只有美好的存在，所以，即使看到不如預期或想像的風景、甚至摻雜些許失望，我依然喜愛這樣進到一個國家、走入一座城市。

北區：彷彿身處 Vught 的時空錯置感

隨著時間的推移，車窗外的風景漸漸被濃密的綠樹所取代，「這裏就是北區的入口了！」姑姑在一旁說。芝加哥河流分為南、北



圖一、二：北區房屋。

兩支，南支與密西根湖之間的南區，主要為工業區，以貧民住宅居多，其中大多數為黑人居民，加上犯罪率高，常有槍案與搶劫發生；反觀北支與密西根湖交界的北區，景色幽美，居住者有不少為早期歐洲移民後代，所以具有童話風格與歐洲特色的房屋林立(圖一、二)，後期移入居民多為從事金融與法律職業的高薪階層和富人，成為高級住宅的聚集區，由此可以看出南北形成的極大差異。

若來到北區附近，可以發現有不少綠地供居民作為休閒時的好去處，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臨水區的 Gilson Park，那天天氣正好，陽光為湛藍的湖面塗上一層金光，幾艘小船如同被母親小心呵護在懷中的嬰孩，靜靜地停靠在岸邊，整座公園被一片盛開的花群包圍著，姑姑說這些植物都是自然生長，當地政府只是擔任維護者的角色，以不破壞和干擾環境為原則，使它能夠保持其生態的永續性。

當下我有種時空的錯置感，彷彿回到曾經的熟悉地，那個被我視為第二家鄉的風車國度—荷蘭，北區的一切就如荷蘭南部小鎮



圖三：Vughtu 小鎮風情。

Vught 的翻版，回想當初，因為一段跨國的友誼，讓我有幸拜訪 Vught，不同於亞洲住商混合的模式，西方人喜歡居住在郊區更勝過大都市，依稀記得走出好友家往右轉便是一大片森林和湖泊，早晨除了有自行車和慢跑者經過，偶爾還會聽見達達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回過神時，只見混雜枯葉的泥土地印下一個個足跡。荷蘭好友告訴我雖然這裡只是個小鎮，但森林的另一端深受律師和醫生的喜愛，因此，所謂的歐式獨棟豪宅也聚集於此。

雖然兩個地方有著相似的風情，但依然有些微差異，也許是國情與民族性的不同，北區的房外常圍繞著濃密的植物，在進入主屋前往往往得走上一段路，特別是那些佔地面積不小的豪宅，那一格格緊閉的窗戶和拉上的窗簾，除了神秘感還有更大的距離感，這樣「生人勿近」的氛圍在 Vught 甚至是整個荷蘭是感覺不到的；在荷蘭，每一家都習慣將前廳的窗簾拉起，大片玻璃窗戶讓每個人都能欣賞室內擺設，有人說這種大方展示的習俗源自古老的喀爾文教派傳統，用意是昭告路人，屋內沒有任何不道德的事¹，然而這樣的觀念在現代的社會，尤其從亞洲人的視角來看是奇怪且危險的，不過也因為他們的大方展現，讓人感受到荷蘭居民把家的空間靈魂表現出來，如同一件藝術品，不僅美麗而且舒適。

Downtown：新舊元素的大型建築實驗場

1871 年芝加哥在大火中燃燒成灰燼，成為美國歷史上十九世紀的重大災難之一，起火的原因至今是一個謎團，這場祝融之災讓市府記取教訓，徵集世界各地的建築師參與城市重建，世界第一棟採用鋼結構的摩天大樓因此而誕生，隨後也催生出各式現代化大樓的興建。

有別於北區呈現的古典歐洲風，市中心融合了新舊元素，宛如一座大型建築實驗場，走在密西根大道(Michigan Ave)上，第一個讓旅人駐足的就是川普大樓(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and Tower)，畢竟如此張揚的「TRUMP」字母實在很難忽視，據說當初把字鑲在大樓牆上的決定使原設計者相當生氣，但依舊難掩它宏偉的身形(圖四)；座落於它對面的則是洋溢古典韻味的哥德式建築，素色的外牆搭

配優雅的雕刻，其中還嵌入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碎片，讓人誤以為是美術館的它，其實是知名的論壇報大廈(Tribune Tower，見圖五)，再往南前行，著名的千禧年公園(Millennium Park)便映入眼簾，漫步在園裡可以看見許多前衛的裝置藝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形狀如豆子的雲門(Cloud Gate)，銀色的表面反射出鄰近的高樓大廈、來來去去的旅人們，構成一幅有趣的畫面(圖六)。

喜歡高處的我免不了想一登南端的至高點—威利斯大樓(Willis Tower)，從 103 層俯瞰整個芝加哥，底下高低建築的錯落與流經城內的芝加哥河勾勒出獨特的城市天際線(圖七)，此時腦海中閃過的正是一在二戰無情的砲火下夷為平地的另一座城市—鹿特丹，中央火車站醒目的箭頭行屋簷，大氣地傾斜造



圖四：川普大樓。



圖五：論壇報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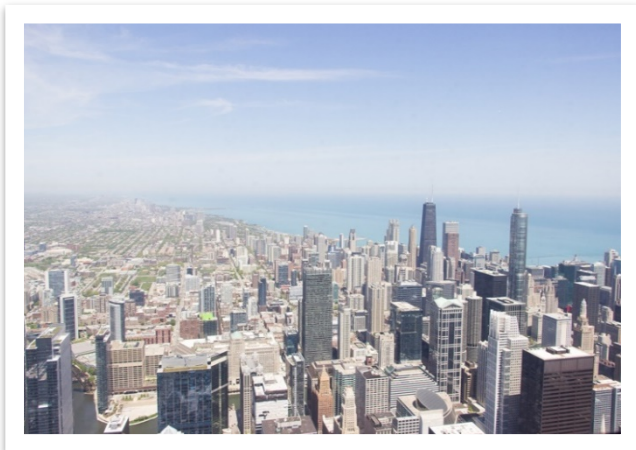


圖六：千禧年公園裡的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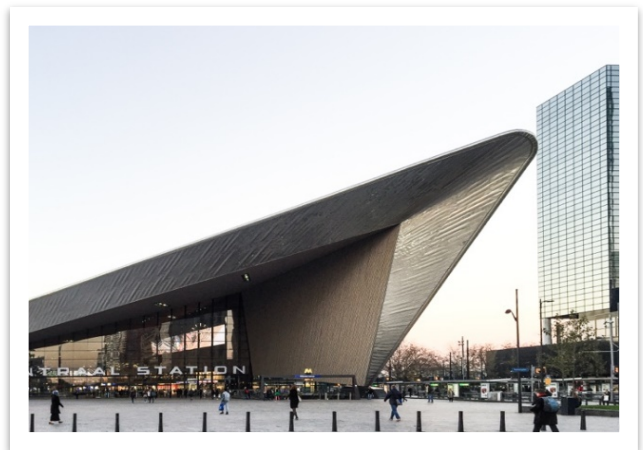
型散發出強烈的氣場(圖八)；建築師布洛姆(Piet Blom)在1984年設計出由38個亮黃色方塊構成的方塊屋，如同一棵棵樹木構成的都市森林，他希望創造出城市裡的避風港，一個有無限生機和希望的地方(圖九)；旁邊巨大的馬蹄形市場(Markthal)也是相當吸睛，走進拱形的室內，頭往天花板一抬，上面佈滿色彩繽紛的蔬果彩繪圖，忠實地呈現了此處的機能，

加上琳琅滿目的食物攤位、異國餐廳，彷彿掉進了「兔子洞」，不時傳來的食物飄香，讓初次到訪的我差點迷失在其中(圖十)。

若沒有那場大火의 肆虐，沒有經歷時間的洗禮，如今的芝加哥或許就不會有嶄新的城市風貌及享譽全球的建築榮耀，這趟旅行雖然只有短短幾天，我卻愛上她那種突破逆境的精神，如浴火重生的鳳凰一般，毫無違和



圖七：芝加哥城市天際線。



圖八：鹿特丹中央車站。



圖九：方塊屋。

地融合了古典與現代的元素，展現其獨特的樣貌，同時，讓我再次憶起荷蘭交換時的點滴，兩個相異的地方卻擁有相似的風情，對荷蘭情有獨鍾讓我加深了對芝加哥的好感，彷彿聽見她對著來訪的旅人低語，百年前的那



圖十：馬蹄形市場。

場大火，從未燃盡希望，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從未停止追求。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註釋：

1. Colin White, Laurie Boucke (2016)。《荷蘭不唬爛》。郭書瑄。台北：大家出版社。p66~

2017 年歐洲歌唱大賽葡萄牙民謠首度奪冠

歐洲歌唱大賽(Concours Eurovision de la chanson)是歐洲廣播聯盟(EBU)主辦的一項歌唱比賽，自 1956 年開始舉辦，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歌唱類比賽，每年有近 2 億觀眾透過電視觀看決賽。

今年決賽於 5 月 13 日在烏克蘭基輔舉行，26 個國家的參賽者共同角逐冠軍。本屆義大利與葡萄牙兩國參賽者最受看好，決賽結果由 27 歲的葡萄牙歌手索布拉爾(Salvador Sobral)拿下冠軍，這也是葡萄牙 50 年來首次在歐洲歌唱大賽中抱走大獎。

冠軍得主索布拉爾演唱自己姊妹創作的抒情歌曲<Amar Pelos Dois>(兩人的愛)，他在領獎時表示：「現在是連音樂都速食的時代，這項勝利是音樂的勝利，音樂不是一閃而過的煙火，它訴說人的感受。」

索布拉爾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且正等待心臟移植，在參賽之初甚至無法出席彩排。決賽時，他以帶有葡萄牙傳統民謠「法朵」(Fado)哀傷風格的歌曲技壓全場，不論觀眾票選或各國專業評審的評分中，都拿到了最高分，以壓倒性勝利之姿奪冠。同時，這位葡萄牙歌手的出線也再度吸引了聽眾對葡萄牙國寶「法朵」的興趣。